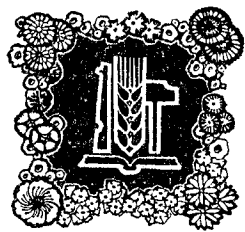


山城雪



52

ZHANDI HUANGHUA



战地黄花 文艺丛刊

山城雪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山 城 雪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0.625印张 230千字

1979年4月第1版 197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

书号 10099·1307 定价0.78元

目 录

电影文学剧本

山城雪.....雁 翼 (1)

小 说

狂飙分队 (中篇连载)李荣德 (84)

所长过年.....马瑞芳 牛运清 (201)

车轮飞转.....张 玲 (246)

诗 歌

致钻塔 (外二首)周坚夫 (259)

新春放歌.....山 青 (262)

散 文

擒“虎”记.....洧 萍 (291)

报告文学

他还是最可爱的人.....李延国 (266)

文艺理论

谈康进之的《李逵负荆》.....晓 晨 (298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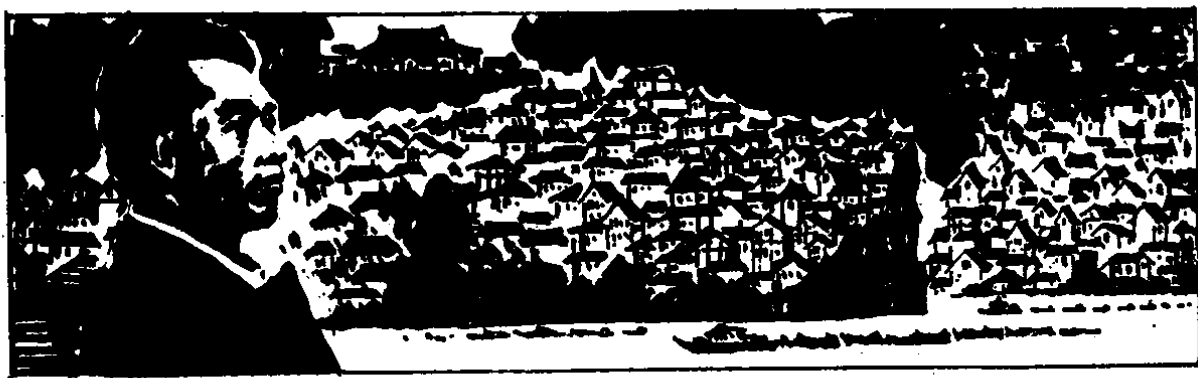
李贺及其《马诗》.....包立民 (308)

杜绝“脸谱化”.....赵耀堂 (315)

外国文学

白痴第一..... (美国) 伯纳德·马拉默德 著 (321)
孙超 英译

美国犹太作家伯纳德·马拉默德.....陆凡 欧阳基 (333)



山城雪

——周总理在重庆的十天

编 剧 雁 翼

人 物 表

周恩来副主席

朱 虹——新华日报记者、二十四岁

火 生——新华日报报童、十二岁

任仲山——炊事员、四十岁

阎 城——警卫员、三十岁

钟 志——新华日报负责人、三十二岁

宋 东——电报员、二十三岁

艾利华——美国记者、三十五岁

潘根地——地下党员、三十七岁

赵仁环——科学家、三十四岁

关少尉——国民党军少尉军官、二十六岁
何应钦——国民党军总参谋长、四十岁左右
梅上校——国民党宪兵头目、三十二岁
江老头——国民党特务头目、五十二岁
朝野二郎——日本特务、四十二岁
樱 花——日本女人、十七岁

一

这是一九四一年一月，百年稀有的奇寒袭击着山城，纷飞的雪花飘落着、飘落着，象要压住那满江的怒涛。怒涛上有一条轮渡在行驶，那破旧的船体仿佛载不动渡江的人们，它喘着粗气，吐着浓烟，鸣着嘶哑的汽笛，吃力地在怒涛上挣扎。

轮渡上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们：有穿着号衣的搬运夫，有满身油腻的工人，有穷学生和提着雨伞的教员。其中，有一个着旧西装、披风衣的中年人，瘦而黄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，但镜片里的眼神是迟钝的。他在人群里挤着，走到船尾，依在栏杆上，不顾风雪的吹打，失神地望着满江的波涛。

也许天气太冷了，人们都挤在靠近烟囱的地方，有的吸烟，有的在交谈着什么。突然传来了跳水的声响，人们转身望去，船尾栏杆上只留下一件风衣，人们惊呼着：“有人跳江！”“快去救人！”两个工人模样的人，纵身跳进了江里……

二

轮渡上人们的惊呼声，化成了各种各样卖报的喊叫声。这里是重庆市中心，一根高高的木杆在纷飞的雪花中屹立着，它的下面是石头砌成的台子，这就是有名的精诚堡垒（现在的解

放碑)。大街上走着各种人物：有讨饭的残废兵、卖儿卖女的瞎老头子、打着洋伞的学生、穿着皮大衣的商人，也有乘着滑杆的太太，坐着黄包车的国民党军官……

十二岁的火生背着报袋，抱着报纸，边走边喊：“卖报、卖报，新华日报，特大新闻，科学家忧国自杀！……”

一个老头举着报纸：“卖报、卖报，大公新民，一个科学家跳江自杀……”

一个青年举着报：“快买陪都日报，最新新闻，桃花案，一个留洋回来的人，失恋自尽……”

有的人买了报纸，看着、思索着，摇头叹息。

突然传来警车的吼叫声。

一辆警车开了过来，停在精诚堡垒的前面。从车上跳下一群宪兵，挥枪把人们都赶走了。这时候，一辆小包车在两辆吉普车保护下开过了精诚堡垒，在一座豪华的大楼——陪都饭店门口停下了。

从吉普车里跳下一位上校，拉开了包车的门。

从包车里钻出来一个穿着长袍大褂、戴着金丝眼镜、文文雅雅、教授模样的人，他就是国民党军的总参谋长何应钦。何应钦手拿着报纸，扶了扶眼镜，走进楼去，迎面碰见了江老头。虽然又瘦又干的江老头弯腰垂首看着地板，何应钦还是吃了一惊：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江老头抬起了头：“报告参座，周恩来在这里，我不得不亲自来……”

何应钦又是一惊：“周恩来在这里？”

江老头指了指门外：“在对面开会，据说，都是一些社会名流，郭沫若、李济深、冯玉祥……”

何应钦皱眉思索，格崩格崩捏着手指头。

江老头凑上前去，低声地：“参座，周恩来这几天特别活跃，前几天找了一些作家、演员谈话，昨天又找了四川的地方势力杨森、刘文辉……”

何应钦：“噢？”

江老头：“不光是周恩来，还有董必武、叶剑英、邓颖超，他们也天天进城访亲拜友……”

何应钦冷笑一声：“他们的鼻子是很灵敏的，大约嗅到什么了。”他对上校命令道：“梅上校，把岗哨撤进楼里，我来这里，要绝对地保密！”

梅上校：“是！”走出门去。

何应钦把手里的报纸丢给江老头：“看见了吗？那个臭科学家跳江向我们示威了。”

江老头：“是。听说没有死，被人救了。”

何应钦：“要查一查谁救的。”说罢，他走上二楼，又走上三楼，在一个房间门口站下了。他看了看房间号码，正要敲门，背后传来了笑声：“总参谋长阁下，我在这里久迎了。”何应钦转回身：“是你？”他忙伸出了手。

和何应钦握手的人也穿着长袍大褂、戴着金丝眼镜，但却满脸奸象，他是日本特务朝野二郎。他把何应钦拉进屋里，关上了门。

何应钦：“你胆量真大，竟敢冒充我的表弟。”

朝野二郎笑着，把何应钦让到沙发上：“在你们举国抗战的时候，我这个日本人，不用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能够走路？再说，……”

何应钦打断道：“快说吧，找我有什么指教？”

朝野二郎用哈哈大笑掩饰着：“想你呀，我的老同学。”他见何应钦不相信，就掏出一张照片：“你还记得这位美人吗？”

何应钦接过照片一看，吃惊地：“樱子？”

朝野二郎点头：“还记得吗？你在东京读书的时候，我领你去参加舞会……”

何应钦回忆地：“是的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樱子，她正在和天皇跳舞……”

朝野二郎笑道：“第一眼就把你迷住了。你曾向我说过，能够和这样的美人跳一次舞，死也甘心了。”

何应钦也笑了：“青年时期的狂想。”

朝野二郎：“不！”他走过去推开了里间的门：“你看这是谁？”

一个和照片上同样打扮的少女从里间走了出来。

何应钦惊呆了：“你……真的是樱子？”

少女向何应钦行日本礼：“我妈妈要我向你问候。”

朝野二郎哈哈大笑着：“这是樱子的女儿。”

何应钦拉住少女的手看着：“和樱子一模一样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少女：“妈妈叫我樱花。”

何应钦：“好！”

朝野二郎：“她妈妈也是一个有情人，专门叫她学了中国话。”

何应钦丢开樱花，捏着手指头，进入了沉思。

朝野二郎：“我这个老同学，够朋友吧？”

何应钦站在朝野二郎面前：“说吧，你来的任务是什么？”

朝野二郎使了个眼色，樱花走进里间，关上了门。朝野二

郎望着何应钦：“和五年前的任务一样，帮助你完成大业。”

何应钦坐在朝野二郎对面，望着对方。

朝野二郎：“五年前我来中国，正逢西安的双十二事变，你的杀蒋联日反共的大计，被周恩来的放蒋抗日统一战线策略打败了，我只好飞回东京。”

何应钦生气地打断道：“他不会永远是胜利者。”

朝野二郎：“因此，我这次来是帮助你打败你的老仇敌周恩来，完成你联日反共的大计。”他掏出了两封信：“这是我们总理大臣给你的亲笔信。这是汪精卫给蒋介石的亲笔信。”

何应钦接过信，撕开看。

传来了敲门声，接着是报告声。

何应钦收起信：“进来！”

门被推开了。副官走了进来：“报告参座，皖南急电，部队到达了指定地点，作好了战斗准备。”

何应钦接过电报看：“好，立即回电，按计划行动！”

副官：“是！”

何应钦：“把梅上校和江老头喊来！”

副官：“是！”转身走去。

何应钦：“还有，告诉太太，今晚公务忙，不要等我。”

副官又说了一个“是”字，拉开门走了。

朝野二郎笑着：“你还惧内？”

何应钦：“我是忙这件大事。”他把电报递给对方。

朝野二郎看电报。

何应钦：“我这件礼物，不比你们总理大臣的礼物差吧？”

朝野二郎：“我的运气不错。”

传来报告声。

何应钦：“进来！”

梅上校、江老头走进来立正站着。

何应钦指着梅上校：“你亲自带一个团，把新华日报报馆给我包围住！”

梅上校：“是！”

何应钦：“何时动手，怎样动手，要听命令！去吧。”

梅上校：“是！”敬礼转身走去。

何应钦望着江老头：“周恩来走了？”

江老头：“走了。”

何应钦：“都是哪些人参加会了？”

江老头：“只有周恩来、郭沫若、冯玉祥、李济深从大门里走了出来。”

何应钦：“还有什么人？”

江老头：“我们没有敢进去检查。”

何应钦严厉的望着江老头：“嗯？”

江老头：“他的身分，我们不便公开的……”

何应钦打断道：“什么身分不身分？你要把你的人全部集中，给我看好周恩来！”

三

雪花仍在飘落，这是黎明。透过纷飞的雪花，可以看到铁丝网、碉堡、刀光、枪口、特务和宪兵的黑影。在铁丝网、碉堡、刀光、枪口的包围之中，有一座明两层、暗三层的楼房披着雪屹立在山头，这就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——红岩村。它既没有铁丝网，也没有碉堡，只有竹子编的稀稀的篱笆。一位着八路军军服的战士，披着大衣在雪地上慢慢走动，他三十来岁，

名叫阎城，是周恩来副主席的警卫员。在他身后，楼房的一排窗口还亮着灯光，窗外有一棵腊梅，开着花。

潘根地从外面走来，低声问阎城：“我来早了吧？”

阎城：“不是早了，是晚了。”

潘根地：“怎么？恩来同志起床了？”

阎城：“不是起床了，是还没睡。南方局在开会，开了一个通宵还没有开完。”

潘根地望着闪着灯光的窗口：“有新的情况？”

阎城：“局势有些紧。恩来同志交待过，你来了，要你在屋里等他。”

潘根地点头：“你知道找我什么事吗？”

阎城：“他很挂心那位科学家。”

任仲山提着饭篮走来：“你来的早。”

潘根地：“老任，做的啥好吃的？”他揭开提篮盖，吃惊地：“红苕？！”

任仲山：“红苕。”

潘根地：“这我可要提意见了！开了一夜的会，不能弄点好吃的？”

任仲山：“我弄了，挨了批评，说一切要想到前线。”他走进楼里去了。

潘根地也走进楼里，轻轻推开了周副主席的屋门。看见里面炭火快熄了，忙加了两块木炭，然后坐在椅子上，看桌上摊开的书——一本解放社用马连纸印的毛主席的书。他翻了两页，就埋头看了起来。

这时候，十二岁的火生，边结棉袄的扣子边走进来，细端详了一下潘根地，笑了：“潘叔叔，是你呀，周伯伯不在？”

潘根地拉住火生的手：“在开会。你还没有搬进报馆？”

火生：“我离不开周伯伯，周伯伯也离不开我。”

潘根地笑了，掏出怀表看了看：“你起的太早了。”

火生：“几点啦？”

潘根地：“才五点。”

火生搔了搔脑袋：“我怕睡过了头，忘了上岗。”

潘根地不懂的：“上岗？”

火生：“周伯伯讲的，咱们这里也是前线，不管是做饭的、送信的、编报的都是八路军战士。”

潘根地轻声地笑了：“因此，你这个卖报的……”

火生忙打断道：“周伯伯讲的，卖报也是向敌人冲锋！”他立正站着，挺起了小胸脯：“你看，我不象战士吗？”

潘根地蹲下身去，替火生结扣子：“象。可是，还没有学会结扣子。”

火生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嘿嘿……”

潘根地摸着火生新改成的棉袄：“又是邓大姐给你做的？”

火生点头：“周伯伯缝的扣眼。”

潘根地拍了拍火生的小胸脯：“那就赶快上岗去吧。”

火生：“不行，今天的战斗任务还没有领到。”他见潘根地又是不解，就说：“周伯伯每天要教我五个生字。”

潘根地皱起了眉头。

火生：“周伯伯说的，不学习就当不好战士。”

潘根地：“他天天操劳革命大事，你不该再占他的时间。你看，他夜里也不能休息。”

火生也皱起了眉头。

潘根地：“来，我教给你。”他拉住火生的手，坐在了藤沙

发上。

四

黎明。

二楼，周副主席披着大衣，手里拿着一份拟好的电报稿，推开了电报室的门。看见电报员宋东要站起来，就用手按住了他的肩头：“叶挺同志的电台联络上了吗？”

宋东是一个二十三、四岁的战士，身着八路军军服。他把一封电报递给了周副主席：“没有。延安有电来，说他们也和叶挺失去了联络。”

周副主席沉重地看着电报：“董老看过了吗？”

宋东：“我正要送去。”

周副主席看了一下手表：“不忙，他刚上床，让他多睡一会儿吧。”他把拟好的电报稿交给宋东：“给毛主席、党中央的报告，立即拍发出去。”

宋东：“是。”

周副主席走出了电报室。

楼下，周副主席的屋里，火生已伏在茶几上睡着了，而潘根地却仍坐在桌前埋头读书。

周副主席走进来。看见潘根地站起来，他摇了摇手，然后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把大衣盖在火生身上，又把火盆里的炭火拨旺，加了两根炭，轻轻把火盆移到火生身边。

潘根地激动地望着周副主席的一举一动。

周副主席走过去，低声地：“黎明天最冷。”

潘根地让周副主席坐下，低声地：“开了一夜的会，你也该休息了。”

周副主席笑笑，看了火生一眼：“俗话说：年少睡不够，年老睡不着嘛！那位科学家怎么样？”

潘根地掏出了那块金怀表：“他的结婚金表，总算从当铺里赎回来了。”

周副主席接过金表，捏开表壳看着……。表壳里是赵仁环的结婚小照。

周副主席看着表：“没有还给他？”

潘根地：“赵先生一个劲地问我为什么要救他，如果把表再还给他……”

周副主席打断道：“怕他问你这个穷工人哪里来的钱？”

潘根地点头：“他是一定会问的。”

周副主席浓眉一耸：“嗯，这是个问题。先讲一讲他的情况吧。”

潘根地：“现在已经查清，他是在美国读的大学，得的博士学位。后来，在一个研究所工作。七七事变后，为了救国，带着妻子回到了重庆，可是三年没有找到工作，东西全部卖光了。妻子为了减轻他的负担，把结婚的金表当了，把钱留给他，就跳江自杀了。他悲愤之下，也跳了江……”

门外已经天亮，雪仍在飘落。任仲山挑着煮熟的红苕要出门去，迎面碰上了从外面走来的钟志。钟志问道：“大清早，又出去买菜？”

任仲山：“给你们报馆送礼物。”

钟志：“什么好吃的？”

任仲山：“红苕，恩来同志叫送的。”

钟志：“太好了，我先尝尝。”他拿起了一块红苕咬了一口。

屋里，潘根地已经讲完。周副主席沉思地轻轻走着：“这样的物理学家，是我们国家未来建设的宝贝，一定要保护好。”看见钟志走进来，忙用手指了指火生。

钟志轻手轻脚走近周副主席，低声地：“恩来同志，我有急事向你报告，一个团的国民党军队，在我们报馆对面住下了。”

周副主席好象早就料到似地点点头，两道浓眉一纵，走过去推开了窗叶。但他并没有看盛开的腊梅，而是望着远处：“这里也增加了特务。”

钟志、潘根地随着周副主席的目光望着远处……

……透过飞落的雪片，可以看见对面的山头。山头上的碉堡间，闪动着特务的身影。碉堡里，又瘦又干的江老头，举着望远镜，通过长方形枪眼观察着红岩村……

周副主席的画外音：“蒋介石要投降，就必然反共！”

又回到周副主席屋里，钟志仍望着窗外的飞雪：“形势……很严重？……”

周副主席又是浓眉一纵，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。他没有正面回答钟志，却说：“听当地人说，过去很少下雪，今年，是百年来少有的奇寒。可是你们看……”他指了指窗外雪中的红梅：“它开的多么火红。”

钟志、潘根地理解地点着头，望着窗外。

也许是周副主席推开窗叶的响声，把火生惊醒了，他悄悄地走来，爬上椅子，给周副主席披上了大衣。

周副主席乘势把火生搂在怀里，抱下了椅子。

火生仰脸望着周副主席。